

永樂大典卷之七十四百六十一 十八陽

喪喪大紀篇三

君將大歛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戶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紵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歛上卒歛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鄭玄注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反父音斂下皆同孔穎達疏君持至如之大夫之喪子亦弁經陸德明音義鋪普吳節也子弁經即位于序瑞者序謂東序瑞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即位于

堂廉櫈西者卿大夫謂群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櫈之上。櫈謂南近堂上近南當爲廉也。北面東上者在基上。供北面東頭爲上也。子在東尸在阼階故在基者以東爲上也。父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鄉北以東爲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外宗房中南面者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爲上也。今謂尸在阼夫人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在東房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簇於阼階上供大歛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阼階上於堂南北爲少南。商祝鋪絞紛衾衣者商祝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紛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士盥于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士舉遷尸于斂上者斂上即斂處也。平斂者大斂衣裳畢也。寧告者大寧也。欽畢大寧告孝子道欽畢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得吉乃馮尸而起踊。夫人東面亦如之者亦馮尸而踊。鄉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戶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既不得馮也。馮竟乃斂於棺。注子舟至舟槨。

正義曰成服則著喪冠此云弁經是未成服此雖以大紱爲文其小紱時子亦弁經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紱環經公大夫士一也云弁如爵弁而素者已其於下禮弓疏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經者案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與他殯事尚弁經明白爲父母弁經可知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紱被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要義序端堂廉毛前既陳酒樂說弁經素弁上加環經未成服故也小臣鋪席綾絳衾鋪于席上士商祝之屬也斂上即紱處也卒斂畢告太宰告孝子以紱畢也爲之踊者鴻戶而起踊也

所引後黃寢日抄商祝祝習商禮者錄同有此

鄭氏墓圖註義

諸侯大夫紱位次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紵衾衣君至主人迎先

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

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

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

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願君降升主人馮

之命主婦馮之

鄭玄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之巫止者君行必與

巫巫主辟凶都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

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

也陸德明音義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行宇耳辟必赤天都以嗟反

孔穎達疏大夫主馮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大斂即也

主人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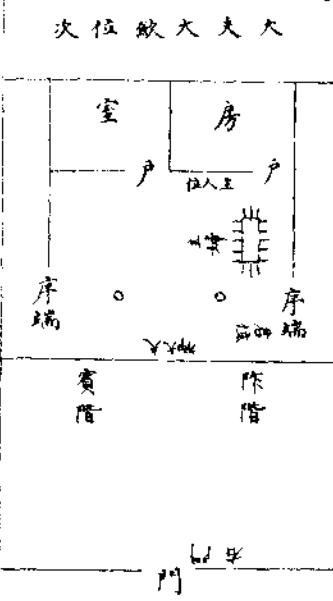
主人適子也聞君至而出門迎君也

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蓬也適子

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而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也士喪禮云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于門外者君臨臣喪座祝桃莉以辟邪氣今至主人門恐主人惡之故止坐于門外也士喪禮云坐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坐止祝代具在檀弓疏也

君釋菜者鄭云釋菜禮門神也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禮門神而入也 祝先入升堂者坐止而祝代入故先詣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祝以其事接通鬼神者也 君即位于序端者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于臨歛處也士喪禮云君升自阼階西鄉主人房外南面者主人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俟欲視欲也遷尸者拂鋪絞紓衾衣而君主令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 畜告者亦告主人道欲畢也 主人降北面于堂下者主人得告欲畢事竟故降西階堂下而鄉北立待君也 君撫之者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欲竟向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別也 主人拜稽願者主人在堂下鄉北見君撫尸故拜稽願以禮君之恩 君降者君撫尸畢而下堂也 升主人馮之者君馮之已畢降堂而主人升還馮尸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 主人升降皆西階也 士喪禮云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

人拜稽願君降西廊命主人鴻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鴻尸不當居所命主婦鴻之者君亦又命主婦鴻尸也注坐止至歛也正義曰所以坐止者禮敬主人故不用將坐入對尸柩云君非問疾而喪不入諸臣之家者禮運文也云大夫之子專得升視歛也者以士喪禮其子不得升氣大夫之子將歛之時在房外南面故云大夫之子專得升視歛也衛湜集說橫渠張氏曰坐祝皆所以接鬼神也坐之接鬼神者不說有鬼神直以至誠感之若有所應感之正則傳正感之邪則傳邪聖人存之山陰陸氏曰君釋菜者非脩祭不入諸臣之家鄭氏曰先前注孔氏曰先前無陳設集說畢告亦告主人以歛畢也君撫之撫尸也主人拜稽願謝君之恩禮也升主人鴻之君使主人升堂鴻尸之命亦君命之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鄭玄注其餘謂卿大夫

夫及主婦之位。孔頤達疏士之至大夫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斂之節。士喪平無恩。君不視。故云君不在也。其餘禮猶大夫也者。謂鋪衣列位男女之儀事。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近西也。士喪禮云。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

案彼意則在主人西也。鋪絞紲踊鋪衾踊鋪衣踊遷戶踊斂衣踊。

歛衾踊歛絞紲踊

鄭玄注目孝子踊節。孔穎達疏鋪絞至紲踊。

詳解此目孝子踊之節鋪於木遷之先。先外後內。歛於既遷之後。

先內後外。陳皓集說此踊之節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

陳櫟君撫

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姊

鄭玄注撫以子撫之也。內命婦君之

世婦。陸德明音義。姓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

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戶。

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

鄭玄注目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脰膺。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尺下。

同聲於陵文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

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

妻於兄弟執之

鄭玄注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處。陸德明音義處皆應反。

馮尸不當君所

鄭玄注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陸德明音義處皆應反。

凡馮尸興必踊

鄭玄注悲哀悲衰之至。馮尸必坐。孔頤達疏君撫至必踊。正義曰。此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君撫大夫者。大夫貴故自撫之。撫內命婦者。命婦君之世。撫內命婦則不撫。踐者可知也。大夫撫室老。撫姪娣者。大夫以室老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妻死則爲之服。故並撫之也。既撫姪娣。則踐妾不撫也。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者。君及大夫雖尊而自主。此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而并云馮。通言耳。不馮庶子者。踐故不得也。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者。士踐故所馮及庶子也。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者。庶子若有子。則父母亦不馮。前所馮之庶子。是無子者也。然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也。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者。先主人也。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妻子卑故馮尸在後。君於臣撫之者。此以下自恩深淺等卑馮撫之異也。君尊但以手撫其尸。心身不厭膺也。盧云踐者。各也。父母於子執之者。盧云執當心上。

衣也。子於父母馮之者謂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奉之者。盧云尊故
擇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撫之者亦手奉戶心與君鳥臣同也。妻於
夫拘之者。盧云拘輕於馮重於撫也。庾云拘者微引心上衣也。賀云拘其
衣衾領之交也。夫於妻於昆弟撫之者爲妻及自爲兄弟但撫之盧無
別釋而賀云夫於妻撫其心上衣也。於兄弟亦撫心上衣。馮戶不當君
所者所猶處也。假令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則宜少
避之。凡馮戶興必踊者凡者貴賤固然也。馮戶竟則起但馮必哀殯故
起必踊泄之也。注目於其親所馮也。正義曰目於其親謂死者之親
馮戶也。父母先謂死者父母妻子後是死者之妻子故云目於其親所馮
謂題目所馮之人。注此恩至當心。正義曰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
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
於子撫是兼有尊卑深淺云馮之類必當心者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
云馮戶不敢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要義馮戶先後見前疏衛湜
集說君撫大夫主凡馮戶興必踊。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婦於
舅姑言奉若舅姑在馬婦人從一拘之若猶有所拘馬鄭氏曰見前注孔
氏曰見前注陳櫟詳解大夫撫室老家臣之良事。大父馮丈母妻喪子不

為庶子。為服。眉心上重於無也。士為父母。妻。夫子。庶子。有子。則父兄不為其居。為庶子之無子者。若庶子。自有子可為父兄。則父兄不為之。

餘同。前注疏陳浩集說。君撫大夫。主撫姪婦。撫。以手接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皆貴。故君自撫之。以下則不撫也。室老貴臣。姪婦。

貴妾。故大夫撫之也。吉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各以女媵之。為姪姪。以從大夫。內子亦有姪姪。姪者。尤之子。嫁女弟也。嫁尊姪卑士。宗禮雖無嫁媵先言姪。若無姪。猶先媵。士有嫁媵。則大夫有可知矣。君大夫。主妻子。後父母。先妻子。後。謂戶之父母妻子也。尊者。先。卑者。後。馮。君於臣。主與必踊。撫之者。當戶之心。脅處撫接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舉之者。擗持其衣。拘之者。僕牽引其衣。皆於心脅之處。馮戶之際。表情切極。故起必踊。以泄哀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君撫大夫主與必踊。古人質。改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今此禮惟姑婦自相施焉。宜餘同。

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
前疏陳先生說。鄭玄注。宮謂圍障之也。禮。祖也。謂不障。墮。

德明音義倚於綺反苦。始占夏禰之鳩反凶。若內反禮章善反。注同審也。障音韋下同。孔頤達疏父母至禮之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兄不次於弟。

明君大夫士遭喪斬衰齊衰大功等居廬及堂室主祥禮以來降級之節各依文解之此一經論初遺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故云居倚廬不室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寢苦枕由者謂孝子居於廬中寢卧於苦頭枕於由非喪事

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故云居倚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寢苦枕ぬ者謂孝子居於廬中寢卧於苦頭枕於ぬ非喪事

不言者志在悲衰若非喪事口不言謗君爲廬宮之眷謂廬外以推降之如宮牆大夫士禮之者禮袒也其廬袒露不惟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瓦定本無枕函字唯有寢苦二字要義喪廬或宮或檀不塗見前注疏末申句解父母之喪居倚廬倚至室而爲廬不塗不

用金璧非喪事不言居喪無外事也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

皆言之

皆宮之 鄭玄注不於顯者言塗見而陸德明音義釋謂王及諸音局見賢過反孔頤達疏既葬王宮之正義曰既葬往謂者既葬情殺故柱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塗外顯處君大夫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葬故得皆宮之要義既

鄭玄注不於顯者。不塗見漢陸德明音義注張主反。猶音脣見賢過反。孔穎達疏既葬主宮之正義曰。既葬往謂者既往謂。猶舉火納日光。又以塗塗辟風寒。不於顯者。言塗塗不於顯者。吉塗塗不於顯者。吉塗塗處。君大夫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葬故得皆宮之。要義既

葬柱相塗。廬背宮見首注疏陳櫟詳解不於顯者。但不塗廬外顯明人所
而免夷也。唐大夫士皆宮之。此特君大夫士之廬也。而塗以宮之。餘同。
首注疏陳櫟集說。既葬主皆宮之。柱相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爲廬。葬後
乘轂。稍舉起其木柱之於頭。以納日光。容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
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明人所

外顯者。皆宮之不禮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

爲廬

鄭玄注。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陸德明音義。通丁
壓反。屬音燭。孔頤達疏。凡非至爲廬。正義曰。凡非適子。謂庶子
也。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者。既非喪主。不欲人所屬目。故於東南角。隱
處爲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彭氏墓圖註。義。舊編草函土塊。

徐同前

注疏

侍

廬

堂

東序

庭

中門

南面

西面

南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

不言家事

鄭玄注此常禮也孔穎達疏既葬至家事立義曰此一經明居喪常禮既葬與人立者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也猶不羣耳君言王事不言國事者君諸侯王天子也

既可並立則諸侯可得言於天子之事而猶不自私言之國事也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者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可言私事也注此常禮也正義曰庾氏云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族

葬此三禮圖云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支墻五尺卧於地爲樞即立五椽於其間南北亦以草屏之南向門南面亦以草屏之南向門

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爲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爲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陳櫟詳解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吉凶執事不言在家事此常禮已。餘同前

疏主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

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

辟也

鄭玄注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陸德明音義辟音避下注猶辟同孔穎達疏君既至辟也正義曰此

一經是權禮也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禮故從權事此云既葬謂葬竟未卒哭也王政入於國者謂王政今之事入於己國也既卒哭

而服王事者謂身出弔王服金革之事也庾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國僕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荅所訪遠而已王政未入於國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亦權事也謂國之政今入大夫家也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此謂服國事也弁經帶者弔服也

言卒哭則有弔服。今有事不得服已。變服而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
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弔弁經則國君亦弁

經。國君言弔王事。則此亦弔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云弁經帶。

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經異凡弔也。注此權禮

也。正義曰。案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是權
禮也。要義既葬若國家有事從權禮。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君既葬王政入

於國。王事入於已周。既卒哭而弔王事。卒哭後出而從王事。大夫主經帶。
變服而弔。全革之事無辟。以陪喪之事不敢與之。弁經金革若弔

主事不言。以下見上也。陳櫟集說。既葬與人至無辟也。不言國事家事。

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人下。禮之權也。弁經帶。謂素弁加環絰。而帶則仍是
要經也。大夫士弁經。則國君亦弁經。

既練居塋室。不與人居。君

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黜塋。祥而外無哭者。
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鄭玄注。黜塋。塋室之飾也。地謂之塋。牆謂之塋。外無哭者。

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禪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葬或爲要期。禪或皆作道塗，應明音義，黜於糾反，墮烏路反，又烏各反注同禪大祥，反道音導孔類遠疏晚練至故也。正義曰：此一經論練及祥禪之節，不與人居者，謂在壘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者，此常禮也。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已國家事也。既祥，黜壘者，祥大祥也，黜黑也。平治其地，今黑也。葬白也，新塗壘於牆壁，今白也。稍飾故也。祥而外無哭者，祥亦大祥也。外中門外即壘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也。禪而內無哭者，內中門內也。禪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復哭也。樂作矣，故也。者二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壘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注黜壘至哭者，正義曰：黜謂治壘室之地，墮謂塗壘室之牆云。地謂之黜，牆謂之壘者，釋官文云：禪踰月而可作樂者，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是祥踰月而可作樂也。云樂作無哭者，以其樂作成無哭如鄭此注之意。以祥踰月作樂，故禪時無哭矣。則經云樂作之文，但釋禪時無哭之意，不釋祥之無哭。皇氏以禹祥之日鼓素琴，樂作之文，釋二處兩時無哭，與鄭注違。皇說非。